

浅谈古南陵中的今铜陵

——从李白的一首诗说起

□王安斌

我们先来读一读李白的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这首诗：

白酒新熟山中归，黄鸡啄黍秋正肥。
呼童烹鸡酌白酒，儿女嬉笑牵人衣。
高歌取醉欲自慰，起舞落日争光辉。
游说万乘苦不早，著鞭跨马涉远道。
会稽愚妇轻买臣，余亦辞家西入秦。
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

诗的意思是：白酒刚刚酿好时我从山中归来，黄鸡在啄着谷粒秋天长得正肥。呼唤童仆为我炖黄鸡斟上白酒，孩子们嬉笑着牵扯我的布衣。一面高歌，一面痛饮，欲以酣醉表达快慰之情；醉而起舞，闪闪的剑光可与落日争辉。苦于未在更早的时间游说万乘之君，只能快马加鞭奋起直追开始奔远道。有很多像会稽愚妇轻买臣一样轻视我的人，但是尽管轻视我，我今天也辞家西去长安。仰面朝天纵声大笑着走出门去，我怎么会是长期身处草野之人？

天宝元年(742年)，已经42岁的李白得到唐玄宗召他人京的诏书，非常兴奋，认为自己一展才华的机会到了。立刻回到家中，与儿女告别，并写下了这首七言古诗。诗中处处洋溢着自己的喜悦之情，尤其是最后两句：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



晨光刚漫过东海的海平面时，我已站在前往大陈岛的轮渡甲板上。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带着大海独有的清凉与厚重，远处的岛屿像一块被晨雾晕染的墨玉，在粼粼波光里慢慢显露出起伏的轮廓——这便是我期待已久的大陈岛，一座浸在岁月里、藏着山海絮语与历史印记的岛。

大陈岛曾是东海前哨，上世纪50年代的“大陈浩劫”与后来的“垦荒精神”，让这座岛的每一块礁石都裹着岁月的重量。1956年，垦荒队员们踩着礁石、迎着海风，伴着涛声在荒岛上种下的第一棵树、开出的第一片田，将荒芜的岛耕耘成有烟火的家園……如今步道旁的松柏，山峦间绕行的旅游公路，或许就是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见证。微风拂过松枝时的沙沙声，像是在复述当年垦荒队员们的号子，车轮驶过公路的辙印，正沿着先辈开拓的足迹，把海岛的故事带向更远的远方。

走近下大陈岛的海岸，涛声瞬间漫过耳畔，不再是远观时的隐约，而是带着撼动人心的力量。放眼望去，两座巨型礁石如出鞘的利剑，从蔚蓝海水中拔地而起，仿佛在与时光对峙，这便是甲午岩。此刻的敬畏不仅源于自然的磅礴，更源于这片土地上的坚韧，无论是与自然抗争的垦荒人，还是守护家园的海岛儿女，都如这礁石般，在岁月里与岛相伴。

下大陈岛的梅花湾，像是被大海温柔护住的孩子，连浪声都在此处放缓了脚步。岸边的老房子墙上，还留着淡淡的历史标语，与新建的民宿相映成趣。远处的灯塔立在海岸线上，白色的塔身映着蓝天，灯光虽未亮起，却似在默默守望——它守着每一艘远航归来的船，也守着岛上人对过往的铭记与对未来的期许，将“垦荒精神”悄悄融进日复一日的潮起潮落里。

从下大陈岛乘渡船往上行，便是岛屿面积大过下大陈岛三分之二的上大陈岛了。上下两岛统称大陈岛屿，是台州列岛的主岛群，其中下大陈岛是岛群的行政与生活核心，上大陈岛则以自然礁石景观和历史印记为特色。

来到上大陈岛，只为与乌沙头的壮阔撞个满怀。要见乌沙头，需先穿过一片松树林，松针在头顶交错成荫，阳光透过枝叶洒下，在地上织出跳动的光斑，空气里混着松脂的清香与海水的咸润。这些松树，或许就是当年垦荒队员亲手栽种，如今已亭亭如盖，为登岛人撑起一片清凉。

刚走出松林，海风便带着更强劲的力度扑来，视野瞬间被拉到极致。乌沙头的海岸比甲午岩更显辽阔，黑色的礁石连绵数里，像一条静卧的巨龙，脊背在阳光下泛着沉稳的光，一头扎进海里，一头连着天际。站在这里，仿佛能看见当年垦荒队员扛着工具，踩着礁石前行的身影，他们的脚印或许早已被海浪抚平，但那份不畏艰难的勇气，却与这片山海融为一体，成了大陈岛独特的精神印记。

站在乌沙头的最高处，风裹着涛声在耳边呼啸，衣角被吹得猎猎作响。在礁石崖边，湛蓝的海浪裹着雪白的泡沫，一次次朝着岩壁奔涌而来，撞出震耳的轰鸣。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扑在脸上，远处的云絮在天际慢慢舒展，连时间都似在这片辽阔里，变得格外悠长。这里的风，每一缕都藏着甲午岩礁石抗浪的初劲，这里的浪，每一朵都载着乌沙头潮涌的豪迈。

夕阳西下时，轮渡载着返程的人往回走，我站在甲板上回望大陈岛，岛屿渐渐缩成模糊的墨色轮廓，最终融进暮色里。可指尖似乎还留着礁石的粗糙触感，耳畔仍回荡着涛声的回响，心里还装着那些关于垦荒、关于守岛的故事……正是因为有当年的垦荒队员，才让礁石有了故事，才让涛声有了温度，也才让这座岛不再只是一片风景，而是一段可触摸、可聆听的岁月。

周晨 撰文

蓬蒿人。”把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其中的“仰天大笑”，可以想见其得意忘形的神态。

那李白诗题中的“南陵”，则是指唐朝时的南陵，放在今天来讲，就是现在的铜陵市铜官区，一个当年让李白喊出“我爱铜官乐”的地方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唐朝后期(888年)，朝廷从南陵划出工山、安定、凤台、归化、丰资五个乡，设置义安县。到了南唐保大九年(951年)南唐中主李景时期，则将义安县改为铜陵县。后又几经变更，铜陵县于2015年12月3日被撤销，设立义安区，现在的“铜陵”只专属于铜陵市。

唐朝后期划出的五个乡中，凤台乡的地理范围覆盖了今天的铜官山及周边区域。也就是说，铜官山作为铜陵的核心产铜区，其所在的区域在唐代属凤台乡管辖，而五松山则在这个区域内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这首诗是李白在五松山写的。因为李白的家，当时就安置在五松山这个地方。那为什么李白会把家安置在这里？李白26岁在湖北安陆与第一任妻子许氏成婚，育有一双儿女。十年后，又搬到山东任城(济宁)，在开元末年，许氏夫人病故。还不到40岁的李白续娶了南陵籍的刘氏，为了安顿幼小的儿女，便将家迁到南陵的凤台乡，即五松山这个地方。

据明嘉靖四十二年(1563年)编修的《铜陵县志·地理志》记载：“五松山，在县南四里，山旧有松，一本五枝，苍鳞老幹，青翠参天。唐李白筑室于上。”所谓筑室，就是盖房子。那盖房子干什么？不就是人住吗。可以说李白就住在五松山，而且这座山还是李白命名的。五松山本无名，“我宿五松下”的李白，一天陪南陵常赞府游览，见山上有棵松树，一本五枝。就向当地老人询问山名，但无人知晓。便挥笔写下《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》。其中就有“我来五松下，置酒穷跻攀。征古绝遗老，因名五松山。”从此，这座无名山不仅有了名字，还因李白的诗名扬天下。据统计，李白在唐南陵写下十几首诗中，就有八首提到五松山，可见他是多么钟情于五松山。另据清朝乾隆丁卯年，即1747年编修的《铜陵县志》记载：李白在开元间游贵池、青阳、乔寓铜陵。“开元间”也就是天宝元年。而李白的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写作时间正是天宝元年，可以肯定地说，李白是从“筑室于”五松山的家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。

那为什么一提到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这首诗，都认为诗题中的“南陵”就是现在的南陵。其原因：一是惯性思维结的果，因唐以来，南陵县的名称一直没变；二是对地名下的区域变更不甚了解；三

是铜陵当地学者也没把这个当回事，在认识上存在着只看面子不识里子的问题。所以将李白在唐南陵时期写的诗中，凡有“五松山”“铜官山”和“铜”有关字样的十一首诗划入铜陵。剩下的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和《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》两首诗则被记入现南陵的名下。如2021年铜官区政协组织编辑，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铜官文化精粹·铜韵铜官卷》收李白十四首诗，也偏偏“漏”收了这首诗，可见“认识惯性”的错误还在继续惯性下去。要知道这是李白在铜陵这块八宝齐全的土地上，写下的一首唐代诗歌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篇章。更是唐代豪放诗的经典之作，也是李白一生中短暂高光的见证诗篇。为此，我们要改变这种“唐代南陵即今之南陵”的惯性认识，认清唐代南陵即今之铜陵的真实地理区域，纠正地名下的土地变更归属的事实。让世人都知道李白是铜陵形象的代言人，铜陵是李白由一介平民一步登天，进入唐中央的宝地福地。太白语曰(集句)：

我宿五松下，
狂风吹我心。
仰天大笑出门去，
风吹西到长安陌，
我辈岂是蓬蒿人。

秋，悄然而至，带着它独有的韵味，轻柔地铺展在大地上。草木在秋的怀抱中，渐渐换上了斑斓的衣裳，而那高悬于夜空的月亮，则成了这秋夜画卷中最迷人的点缀。

漫步于秋天的林间小道，落叶沙沙，诉说季节更迭的故事。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，洒下一片片斑驳的光影。这些光影随着树叶的晃动而不断变化，时而如碎银般闪烁，时而如云雾般缭绕。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不真实，却又那么美好。

在这秋夜的草木与月光之间，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。草木在秋风的洗礼下，完成了生命的轮回，它们用自己的凋零，为大地孕育着新的生机。而月亮，则以其永恒的存在，见证着世间的沧桑变迁，用它那柔和的光芒，抚慰着人们的心灵。

我静静地站在银杏林中，聆听着秋风的低吟，感受着月光的轻抚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这秋夜的草木与月，让我忘却了尘世的烦恼与喧嚣，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

据说“燕京八景”之一的卢沟月色也曾艳冠京华，桥东还有乾隆皇帝亲笔题的“卢沟晓月”。遥想当年，美景宜人，游人如织。然而，1937年7月7日夜晩，月光依旧朗照在卢沟桥旁，日本侵略者的枪声却划破了“卢沟晓月”的宁静，永定河的水面被枪弹划过夜空时的火焰映得通红——这枪声拉开了中华民族最悲壮的抗战序幕，也开启了一段用血与火锻造民族脊梁的岁月。

南京城的记忆永远凝固在1937年寒冬。秦淮河的水流淌着三十万冤魂的绝望与悲叹，每滴水都刺痛着民族的心脏。从东北林海雪原里杨靖宇将军胃中仅存的棉絮，到台儿庄城墙下与阵地共存亡的将士，每一个故事都是民族精神的不朽丰碑。

东北的黑土地最早尝到被侵略的苦涩。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的炮火中，沈阳城的钟楼永远停在了耻辱的时刻。抗战战士们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，用树皮与草根维系着抗争的火种。杨靖宇牺牲后，日军剖开他的胃部，只见未消化的棉絮与树皮——这具空空如也的胃囊，装着的却是中华民族最饱满的气节。而在江南，游击队的马蹄声穿过青纱帐，地道战的智慧在冀中平原上演，每一寸山河每一寸土地都成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。

胜利的曙光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降临。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，重庆街头素不相识的人们相拥而

泣，延安的秧歌扭碎了八年的阴霾。这胜利来得如此艰难：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，敌后战场12.5万次战斗。历史课本上的伤亡数字3500万同胞背后是无数个破碎的家庭，是母亲再也等不到的儿子，是妻子永远失去的丈夫。但正是这惨烈的代价，淬炼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民族觉醒，铸就了“百折不挠、坚忍不拔”的抗战精神。

月光之下，我仿佛能听到那遥远的炮火声，看到那些在战场上英勇奋战的身影。他们，有的是刚刚放下书本的学生，有的是朴实无华的农民，还有的是满腔热血的青年。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却为了同一个目标——保卫家园、抵御外侮，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。在那片被战火蹂躏的土地上，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。

今天，当我们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，回望这段峥嵘岁月，看到的不仅是伤痛与牺牲，更是一个民族在存亡绝续关头的精神涅槃。卢沟桥的弹痕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、芷江受降坊的铜像，都在无声地传递着永恒的警示：和平犹如空气，失之方觉珍贵。

2025年的9月3日，中国举行了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，当威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从天安门广场走过，当一件件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从天安门广场驶过，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世界宣告——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如磐石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，落后就要挨打，遗忘历史就是对历史的背叛。当代中国的崛起，正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。

秋夜，月色如水。驻足仰望，那轮见证过卢沟烽火与南京血泪的明月，此刻正温柔倾泻着和平的清辉。当80年前胜利的号角吹散硝烟，一个民族从废墟中站起时，脊梁已淬炼成钢。而今长安街上的铁流与当年战壕里的血火遥相呼应，抗战精神化作基因密码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不竭的力量源泉，指引我们穿越风雨，向着更加光辉的彼岸奋勇前进……

院门没关(小小说)

□霍寿喜

周日下午，我在街上迎面碰见邻居老刘。我对老刘笑了笑，算是打了招呼。老刘却径直走到我跟前，很严肃地说出四个字：“院门没关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走。我就急了：“老刘，老刘，你别走呀，你得把话说清楚呀！”但老刘只回头对我摆了摆手，显然是“再见”的意思。

这个老刘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说话太节省，喜欢说“半句话”。有一回我下班回家，在楼道里碰见他，我也是热情地打招呼，但老刘丢了句“回家没饭吃”后，便疾步下楼了。我回到家才发现，是停电了。我们这个小区地势较高，需要二次供水，停电也意味着停水，又没电又没水，哪会有饭吃呢？老刘的话是对的，但为什么就不能完完整整地说清楚呢？

这回，老刘又在街上对我说了句“院门没关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边走边想。

院门没关，什么院门没关？真是搞笑，我家又不住一楼，根本就没有院子，哪来的院门呀！但老刘是不是说阳台的门没关呢？我们家阳台较大，方方正正的，看起来像个小院子。而我家阳台的斜上方就是老刘家阳台，相距也不过几米远，是不是老刘在自家阳台上发现我家阳台的门没关，从而在大街上对我说“院门没关”呢？这种可能性倒是很大的。阳台的门没关，意味着有安全隐患。所以，我在街上就加快了回家的步伐，但开锁进家后，我就失望了——阳台的门关得很严实。

老刘的“院门没关”到底是什么

意思呢？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我换个角度，重新开始思考。这“院门”仅仅是物理层面上的吗？为什么不能上升到精神的层面呢？比如，这“院门没关”可不可以理解为我对家人要求不严，有“后院起火”的意思呢？老刘也知道我老婆天天都在打麻将，地点就在小区大门口的“万家乐”棋牌室。我对老婆打麻将是不管不问的。老刘说我家“院门没关”，其实也就是“后院起火”，其中最有可能是我家老婆又与同桌的“麻友”吵架了，而吵架的声音正好被路过的老刘听到，老刘便在街上故作神秘地把这信息传达给了我，意思可能是要我管一管老婆。这倒也是好意。

这么一分析，我就给老婆打电话，问她是不是与人吵架了。“我现在只想和你吵架！”老婆说完就挂了电话。电话里的麻将声和催促声，让我感觉我确实打扰了老婆。我于是又躺到床上分析老刘说的“院门没关”，可惜，再也没分析出什么“成果”……

没有成果，并不意味着停止分析。晚饭后，我仍被“院门没关”闹得静不下心。忍无可忍，我最终还是上楼敲开了老刘的家门。身着睡衣的老刘问我有什么事情。我小声问道：“下午你在街上对我说的‘院门没关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”老刘稍稍低头看了看我的裤子，诡秘又鄙夷地笑道：“我当时是说你的裤子拉链没拉。”

嗨！原来是这么个“院门没关”呀……

